

杨苡口述自传的温度与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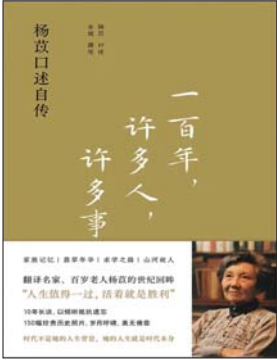
□刘宜庆

春节假期读了《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这是一本有温度、有风度的书,个人的经历之中有家国的往事、时代的投影、历史的细节、文化的情怀。

1919年,杨苡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诗礼之家,原名杨静如。杨家与晚清民国的诸多大员都有深厚的交情,所以,我们能在杨苡的口述自传中看到这样的细节:杨苡在颜惠庆上海的家中玩捉迷藏,这个曾经的北洋风云人物指导她藏在写字台下。

祖辈声名煊赫,经历风云变幻,到杨苡这一代,杨家的文艺色彩和气质占据上风。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子戴乃迭是翻译家,被誉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是北师大的古典文学专家,曾师从顾随。杨敏如的丈夫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创建人之一。杨苡也是翻译家,由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杨苡的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翻译家,他翻译了《红与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杨苡在天津读中学时,有个中旅剧团演出的话剧在平津地区很有影响,风靡知识分子阶层。她与中旅名演员唐芳青、陶金、章曼萍等建立了联系。杨苡当年就读的女子学校每年都要选出一批毕业班学生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等外国名家的戏剧。在演剧中,“家国天下”四个字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
译林出版社

1938年夏,杨苡南下昆明求学,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等讲大一国文,皮名举讲西洋通史,陈序经讲社会学……当时杨苡的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坛上的名家,如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萧珊、穆旦等,当然还有与她由相恋而成为终身伴侣的赵瑞蕻。

赵瑞蕻追求杨苡,就像牛皮糖一样粘着。尽管杨苡有一位通信的精神上的恋人——巴金的大哥李先生,还是沦陷于与联大诗人赵瑞蕻的爱情攻势。在杨苡的回忆中,提到了赵瑞蕻的很多事情,让人感觉赵除了学习好,其他好像都太不靠谱。比如这对恋人在联大郊

外的坟包遭遇诈骗,他竟然把杨苡丢下当人质,自己去银行取钱。

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关于沈从文的事情。沈从文带着杨苡、陈蕴珍等女生在昆明寒冷的冬天吃夜宵,点的是羊眼睛,他鼓励几个联大女生吃下去,吃了就不冷了。沈从文在台上演讲,杨苡在台下看到沈先生磨破的棉袄袖子掉出来棉絮,他赶紧掖回去,一挥手,又掉下来……沈从文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书生气,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老是跑警报。杨振声则不客气地对他:你不同意跑警报,你就不跑,没有人拦着你,我有家有口的,我得跑警报。沈从文气得直抹眼泪……

在杨苡的回忆中,最吸引我的是西南联大的同学的故事,以及到重庆后借读中央大学新结识的同学的命运。王树藏与萧乾,杨苡与大李先生,陈蕴珍与巴金先生,他们的故事,我在“西南联大三部曲”中都有写到,但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增补进去。

这部口述自传,跨度一百年,好多人,好多事,丰富了我们

对历史的认知,对生命的感受。历史不再是一个框架,而是变得有血有肉。

年逾百岁的杨苡,记忆依然青葱,时代变迁中的家国往事,大家闺秀的成长经历,西南联大的学子群像,仿佛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她的讲述从不掩饰个人的情感,她对人对事有鲜明的态度,不为名家讳,也不为自己的大家族忌讳什么。而态度背后是温度,她让往事具有了正常的人性的温度,往

事也不再是历史河流之中冰冷僵硬的石头,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受,是绸缎或者荆棘,是鲜花或者泥土。强烈的个人好恶,呼啸而至,宛如火焰冰块,但你不会觉得极端,不会觉得偏激,反而有一种可贵的温和与包容……这是杨苡先生的风度使然。她的风度是宠辱不惊,把战乱、苦难、运动化为经历沧桑的优雅,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留在她的年轮之中,此刻所有的岁月在她的身后,化为背景。

读杨苡先生口述自传,让我想起和她的一段文缘。

2008年,我主编的《名人笔下的青岛》出版了,收录了赵瑞蕻先生的一篇文章《碧海红樱忆旧游》。我把样书邮寄给杨苡先生,并附上一封信,请教她和赵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往事,也问了赵瑞蕻先生1936至1937学年在青岛的事情,很快就收到杨苡先生的回信。令我非常开心的是,杨先生寄赠我一本她的著作和一本赵先生的著作。

前段时间,我在微信上添加了杨苡先生的女儿赵衡女士,也对她说起这段往事。她嘱我找出她母亲给我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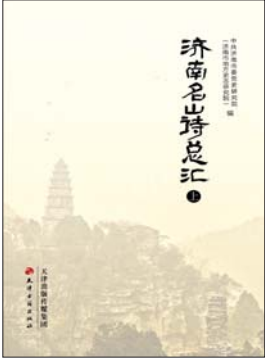
一本书读过之后,书中的种种细节萦绕心头。今年1月28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赵衡女士发的讣告:“永别了,最亲爱的妈妈!感恩赐予我如此丰满坚强的生命!您疼爱的小女儿泣别于金陵。”看到后,心情特别难过。这两三年,西南联大的学子相继凋零,何兆武、许渊冲、潘际奎、郑敏、杨苡……西南联大的九零后们化为令人缅怀的背影,而他们的著作和功绩永驻人间。

登山四望 心飞扬

□张继平

济南是一个生态大市、文化强市,自古就得大自然之钟爱和偏爱。它萃山水之灵秀、人文之精华于一区,独具举世罕有的山、泉、河、湖、城之胜景。济南的“一城山色”,尤为历代文人墨客宠爱,千百年来留下了难以胜计的诗词歌赋,成为济南文化宝藏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名山诗总汇》一书所收历代千余位诗人的3500余首题咏济南名山诗作,这些诗作既描绘了济南山林的幽邃景貌,又充分体现了诗人们对济南名山的赏爱情怀。

刘书龙自2006年开始致力于搜寻、辑录、整理历代题咏济南山水名胜、古迹风物的诗文作品,至今已持续用力十六七年之久。他先后查阅了有关济南的40余部历代方志、各版本的《山东通志》和《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山东文献集成》等集部文献,以及大量文人的诗文别集和外地方志(如书中所收清人于檀《登千佛山》一诗即辑自民国《福山县志稿·艺文志第六》,邢世锦《登千佛山》二首则



《济南名山诗总汇》
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济南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辑自清道光《临邑县志》卷十二《艺文志下》,共辑录到历代写济南的诗文数万首/篇、近千万字。《济南名山诗总汇》上下卷共计62万余字,仅为其劳作成果的一小部分,但辑校者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讨源、趋古择善的特点,已足可见“全豹”矣。

历史文献中有些诗作经多次刊刻,需仔细甄别;有的诗作仅有稿本存世,全靠用心发掘;还有诗作的一部分得以流传,只有多方查阅,仔细比勘,才能合为完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繁杂的版本景况,该书辑校者首重资料性和文献性,在求全求备的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始成此书。为了方便检索并适合于不同的读者群体,该书按济南辖区不同行政区划分为10编,同一编内再以山名分目,使人一目了然。为便于读者了解诗作者的生平情况,书后还专门附有作者小传。可以说,该书是蝉联各种各地方志书和历代济南籍或客居济南文人之诗文别集的济南名山诗歌总集,是研究济南历史文化极其重要、足资参考的文献集成,因此,它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济南名山诗总汇》作为一部总括历代济南名山诗作的集大成之书,是近年来济南历史文化研究界的新成果、新成就,为后世留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关济南的存世文献汗牛充栋,辑校整理工作还任重道远。惟愿这本书的辑校出版,能让读者更加真切地领略品味济南名山的秀美与诗意,能更加充分地向世人展示并证明济南人文底蕴之丰厚以及济南历史文化的深远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从而更好地延续济南数千年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保护、传承、弘扬和普及济南的历史文化。

少年水生的两次“穿越”

□冯现冬

如果你在大学校园看到一个17岁少年,脚踩旱冰鞋、身穿红金撞色款运动服,戴一副墨镜,帅气又潇洒地朝你滑行而来,你会想到他是来自1942年的新四军战士吗?赖尔小说新作《来自1942的重修生》中就写了这样一个人物——周水生。他是新四军七团五连的一班班长,1942年中秋节这天晚上,在反击日军偷袭的谢家渡战役中因保护战友而中弹落入河中,却被2022年元宵节晚上欲投湖自尽的大四女生陆芸芸给救了,由此展开“20后”与“00后”在大学校园的奇遇故事。

小说的最大看点源于作者对小说故事世界观的设定——类似时空折叠的“穿越”,“穿越”这个超现实动作使现实世界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奇观化”存在,这是小说创意的起点。现实世界在周水生眼中可谓“步步惊心”:他把烟花当成敌机投下的燃烧弹,把保安手中的测温枪当成武器,把打印机的提示音当成“警报”,把日本留学生当成日本兵……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又一场戏剧性冲突。

作者巧妙地以“穿越”的故



《来自1942的重修生》
赖尔 著
作家出版社

事形式展现多重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小说从“来自1942的重修生”周水生的视角切入,聚焦新时代大学生陆芸芸、李忆星的视角,再加上美日留学生的国际视角,这样,面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和热点事件,乃至历史遗留问题等,就有了多重视点观照。小说行进在不同视角与观点的冲突当中,这些复杂的故事冲突把读者的眼球牢牢拴住,非一气读完不能释卷。

可贵的是,在这一连串的冲突中,作者尽力通过双方的对

峙,将笔触向人性深处挖掘,体现出小说对人性深度的探索。比如周水生与陆芸芸两人针对历史、信仰、价值观乃至生死的辩论,周水生像是一种理念或信仰的形象化存在,让读者对当下习以为常的许多问题和事件多了一层理性观照与自我反思。

小说行进到中间,作者把故事结局以一个“预言”的形式提前呈现,以此营构故事悬念。周水生偶然看到战友李大伟生前做的“老兵口述史”采访视频。但在这个视频中,李大伟只字未提中秋节晚上周水生埋伏在芦苇荡时为掩护他而中枪的事情,反说周水生是在第二天正式开战时中了保田中佐一枪,落水而死,而自己为给班长报仇,冲进船里把保田中佐三枪打死。如果李大伟的说法属实,说明周生水中中秋节晚上并没有死,他只是“暂时”穿越到八十年后。这也预示他还会有第二次“穿越”,重新回到1942年的谢家渡战役中。

作者故意撕开这样一个口子,以悬念的形式揭开这个“漏洞”,其实是为了从“漏洞”里透出光。水生的两次“穿越”,是他的灵魂做出的两次选择。在他中枪的瞬间,意识到自己生命将休,抱着对战争胜利的期盼,对

少年心底愿望的极度憧憬,他不甘心就此死去,这就有了第一次“穿越”。“穿越”这个非现实动作,可以看做主人公周水生

在临死前的一个想象——他为了实现心底的愿望,想象自己中弹沉水后穿越了。人物对愿望的极致渴望导致其在想象中成真,这也是小说的“诗意”所在。

水生的第二次“穿越”,同样是他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他看到八十年后的新中国,他苦难而短暂的一生获得抚慰,觉得自己和战友为之付出的生命没有白费。在大学校园做“重修生”的十几天里,他的身心在亲人的爱中得到疗愈,灵魂需要获得满足。他觉得拥有这一切,八十年前的牺牲是值得的。哪怕陆芸芸极力挽留,水生毅然选择重回1942年的抗日战场,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周水生的两次“穿越”,像天上晴朗的明月,所照之处,世界变得洁净而纯粹,又像一道小小的缝隙。“一句问话,一点暖意,随着细小的裂痕,慢慢地游走,渐渐让裂痕不断扩大,让冰面轻轻碎裂……”这应该